



秦光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银松传奇(三)

——一位将军青少年的故事

# 银 松 传 奇

(三)

——一位将军青少年的故事

秦光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  
一九九一年一月家庄

(冀) 新登字003号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套书是一位老红军战士青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。

金银松的经历极不平凡，他吃过大苦，经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，13岁时就参加了红军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，历尽艰险，身经百战。险恶的环境，曲折的道路，血与火的洗礼，使金银松终于成了一名年青的优秀革命战士。

此书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，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，语言质朴流畅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再现了当时的真实历史面貌，读后给人以新的思想启迪。

## 银 松 传 奇 （三）

——一位将军青少年的故事

秦 光 著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875印张 18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

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000 定价：2.90元

ISBN 7-80505-371-5 / I·343



作者近影

## 作者简介

作者秦光原名秦昌银，191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（今红安县）一个佃农家，12岁参加红军，历任战士、青年干事、宣传队长、指导员、教导员、政委等。建国后，任空军某部干部部长、省民航局局长、省储备局局长、省人大常委等职。他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八年抗日战争、三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，屡立战功；曾荣获勋章三枚，奖章多枚。近十多年来，他写了近百万字的革命回忆录。本书是他根据亲身经历写的小说。

---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军民的友情·····  | ( 1 )  |
| 二、情意绵绵·····   | ( 7 )  |
| 三、疑窦大开·····   | ( 16 ) |
| 四、木力遇险·····   | ( 23 ) |
| 五、刘家坡的笑声····· | ( 31 ) |
| 六、认坏人·····    | ( 38 ) |
| 七、会友·····     | ( 43 ) |
| 八、往事的回忆·····  | ( 53 ) |
| 九、归心似箭·····   | ( 69 ) |
| 十、友情深似海·····  | ( 73 ) |
| 十一、机警的眼睛····· | ( 82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二、掌握新武器·····           | (88)  |
| 十三、计提飞天虎·····           | (92)  |
| 十四、巧渡渭河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97)  |
| 十五、转为正式党员·····          | (103) |
| 十六、执行政策的模范·····         | (107) |
| 十七、风雨中的战斗·····          | (112) |
| 十八、血战四坡村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17) |
| 十九、龟背山阻击战·····          | (127) |
| 二十、艰苦跋涉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34) |
| 二十一、胜利大会师·····          | (141) |
| 二十二、打蛇先打头·····          | (147) |
| 二十三、抓住活桥梁·····          | (154) |
| 二十四、打下张村驿，见到毛主席·····    | (168) |
| 二十五、抓住那条大“牛”·····       | (173) |
| 二十六、准备东征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85) |
| 二十七、突破天险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91) |
| 二十八、激战兑九峪·····          | (198) |
| 二十九、夜袭交城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04) |
| 三十、灵活机智的侦察兵·····        | (210) |
| 三十一、回师陕北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15) |
| 三十二、“斥喉”遇险·····         | (220) |
| 三十三、巧克兔板镇·····          | (226) |
| 三十四、胜利西渡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33) |
| 三十五、西征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241) |
| 三十六、用战斗的胜利迎接二、四方面军····· | (244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十七、找水.....      | (252) |
| 三十八、竹篮打水水满筐..... | (255) |
| 三十九、想吃蒋介石的肉..... | (260) |
| 四十、拒腐蚀、永不沾.....  | (267) |
| 四十一、志在抗日救国.....  | (276) |

---

## 一、军民的友情

---

193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，月儿已经西沉，星光时隐时现，春风吹荡着夜幕掩映下的原野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人的低语声打破了宁静的夜，一副副担架从夜幕中匆匆穿过。小旗兵金银松咬着牙忍着痛，怀着万分眷恋的心情躺在担架上。他心里想着连队的首长和战友们，想自己不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，我的伤能否很快痊愈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连队，回到战友们身边？想着想着，便迷迷糊糊昏睡了过去。

在黑暗的夜色中，两个老乡抬着金银松，沿着山沟的羊肠小路，高一脚，低一脚地走着。也不知

走了多久，担架上山了。因为坡陡，小金的身子向下滑动，一直昏昏沉沉的小金，突然感到左臂伤口一阵剧痛，他连忙用右手使劲抓住担架抬杆，尽量撑住下滑的身子。

“同志，我们到了什么地方？医院离这儿还有多远？”小金声音微弱地问。

“上面不远就到了，你再忍耐一下吧。”走在后面的那位抬担架的老乡喘着粗气说。

他们又行了半个小时，来到“医院”所在地——刘家坡。

刘家坡坐落在鄂陕交界一座高山北侧，属陕西山阳县境。这一带是红军新建的革命根据地。刘家坡整个村子都被树木庄稼包围着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通往沟底大道和背后山梁，翻过山就是湖北的陨西县境。

这里环境非常幽静，每天清晨鸟儿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，就像一支正在演奏的乐队。

刘家坡只有一户人家，三间北屋，两间东屋，还有两间西屋。

房东姓刘，老头子早些年因天旱交不起租子，被豪绅逼得上吊而死。刘大娘已经六十多岁，高个，瘦瘦的身材，头发花白，脸上布满皱纹，一身普通劳动妇女装束，看上去慈祥 and 善，她靠自己的辛勤劳动，维持着这个家。

儿子刘忠，三十七八岁，稍显粗壮，浓眉大眼，精明强干，是本区的区长兼游击队长。

儿媳张桂兰，三十五六岁，中等身材，上穿蓝花布褂，下着粗布长裤，柳眉大眼，头上缠一条蓝布巾，开朗大方，

干起活来像个男子汉，非常泼辣。

孙女刘秀英，十二三岁，细高个子，圆脸蛋，漂亮又机灵，尤其是笑的时候，让人看了格外的甜。一条细长的辫子，在身后摆来摆去，说话十分乖巧。

小金被抬着快到院门口了，后面又跟上来几个人。一个人从小金的担架边大步走了过去，从院子里传来一阵狗的叫声，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花狗，一下从院里窜了出来。那人冲着小花狗咳了一下，小花狗立刻安静下来，瞧着他们一行人走进院子。

刘大娘披着衣服从屋里走出来，边走边说：“忠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”

“是我。妈，我又带来两位伤员。”

“啊，快抬进屋里吧，”她冲着抬担架的人们说：“你们辛苦了。”

“没啥，大娘，您老好啊？”几个人把担架放下，一边喘着气说。

“我挺好！”大娘说着，帮他们将两个伤员往铺上抬，转身对儿媳说：“桂兰哪，去把柜里那两床干净被拿来，给伤员用。”桂兰答应着走出去。

“妈，”刘区长指着后面进来的伤员说：“这位是李团长。”又指指小金：“这位是小旗兵，他俩就安排在咱家，我还要去安排其他伤员，得赶紧走。”

“忠儿，吃了饭再走吧，你不跟你媳妇说几句话儿？”大娘心疼地看着儿子说。

“不吃了，妈，这里的事，你就安排吧！”刘区长说着，

拍了拍女儿的头，说：“秀英乖，快去烧锅开水给伤员喝。”女儿一扭身儿出去了，刘区长脸上露出微笑。

这时，刘区长看到身边站着一位背红十字药箱的同志，知道这是部队派来的医务人员，便同那位护士握了握手，问：“同志，贵姓啊？”

“您就叫我木力吧，部队首长说让我听您的安排。”木力说。

“咱们这次接的伤员比较多，都分散在枣树坪一带，这里有两位伤员，你就住在我家，每天可以去巡诊。”刘区长说到这儿，又转向刘大娘：“妈，您给这位木同志安排一下吧。”

临走，刘区长把李团长和小金介绍给木力，然后嘱咐说：“你和李团长、小旗兵在一块，有啥事多商量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，区长，我一定把伤员照顾好！”木力见区长十分热心，感激地说。

刘区长又转向李团长和小金：“李团长，小旗兵，你们二位安心养伤，在我家里随便一点，用什么尽管说。”

“你放心走吧。”李团长说。

刘区长走出门去，木力跟着出来，区长说：“区政府设在枣树坪，有事去找我。”说完走到北屋和他媳妇小声说了几句话，就和几位担架员一起急匆匆地走了。

看样子，这刘家是经常来伤员的，时候不大，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

两个伤员被安排在东屋，木力住西屋，被褥虽是旧的，但拆洗的很干净。

小秀英将烧开的水端过来，叫他们喝了，坐在板凳上陪他们说话，大娘和大嫂正忙着做饭。木力走进来说：“小旗兵，这是你们指导员给你的零花钱。”说着，将三块银元递到小金手里。

金银松接过银元，在手里掂了掂：“护士同志，我也不能买什么，这三块钱就给了房东吧。”

木力思索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好吧，就照你的意思办。”说着接过小金递来的银元，然后调皮地说：“现在我宣布：‘医院’正式开张。我是本院的院长兼医生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是我院第一批病人，在这里你们必须服从我的指挥。”说到这儿，木力把脸一绷道：“你们能做到吗？”

还没等木力说完，李团长和小旗兵就忍不住笑起来。听了木力的问话，两人突然收住笑容，同声答道：“是，院长同志！我们保证服从你的指挥。”话刚一落音，三个人就前仰后合地笑起来。木力笑得流出了泪，然后双手捂着脸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。

从此，李团长和小金开始在这简陋的“医院”里养伤，刘大娘一家把他们当作亲人一样看待。自从他们来了以后，刘大娘一家整天忙个不停。不是碾米磨面、烧水做饭，就是打柴担水、缝补刷洗。看到这些，小金和李团长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常对大娘和大嫂说：“我们在这里养伤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可大娘和大嫂总是说：“可别这么说。这儿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就安心养伤。早一天养好伤，就早一天上战场。”

小姑娘秀英这阵子也挺忙。每天天刚亮，奶奶就喊她起床，带上干粮，赶着老黄牛，到山坡上去放哨。

为了使团长和小金早日恢复健康，刘大娘一家想尽办法给他们做好吃的。把公鸡杀掉，给他们炖着吃，母鸡下的蛋连秀英都吃不上，全给他们吃了，还买了红糖给他们补血。可刘大娘全家总是躲在屋里喝糊糊。

有一天，李团长把刚放哨回来的秀英叫到身边：“小秀英，我这里有碗红糖水，可甜了，你把她喝了吧。”

秀英摇着头说：“我妈告诉我，这是给你们养伤治病的，我不喝。”

听了秀英的话，他们心里不知是感激还是歉意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

护士木力，今年十八九岁，圆圆的脸，长长的睫毛，大大的眼睛，丰满的双唇。头戴灰色八角军帽，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深灰色军装，细长的小腿上扎着裹腿，脚穿一双做工精细的草鞋。一个绣有“革命到底”字样的军用挎包常斜背在右肩，每当出去巡诊，左肩上斜背一只红十字药箱，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。木力干活十分麻利，说话特别干脆。自从木力来到刘家坡，就和房东一家打得火热。一有空就帮刘大嫂洗衣挑水，磨面做饭。木力住的西屋，原是刘大娘家的柴房，现在已经腾空，安了一个铺。为了消毒方便，又在屋里垒了一个灶。木力为了给伤员换药，每天需要往返几十里路，很早就下了山，有时挺晚才回来，还要把带回的绷带拿到山沟的溪水里洗干净，消毒，晾干，准备再用，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。看到小木整天都非常劳累，李团长和小金有时就帮他卷卷绷带，搓搓棉球什么的，以减轻木力的负担。

---

## 二、情意绵绵

---

一天晚上，木力给小金换药。绷带打开后，伤口暴露出来，那被子弹撕裂的皮肉翻卷着。小金龇牙咧嘴地忍受着疼痛，指着伤口上好似白线头的东西，痛苦地说：“小木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，怎么碰上它就这么疼？”

“当然疼了，那是神经头儿。”木力低声说。

“把它剪掉行不行？”小金问。

“你不怕疼吗？”小木反问他。

“只要以后不疼，一时痛点不要紧，你就给我剪掉吧！”小金果断地说。

“那我剪了！”木力拿起消过毒的剪刀，又用酒

精棉球擦了一下，然后用镊子轻轻挑起神经头儿，慢慢地把剪刀伸过去。小金疼得咬着牙，闭上了眼睛。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露在外面的一段神经被剪断了，其余的神经缩了回去，把小金疼得直打哆嗦。

“小金，疼得厉害吗？”小木问。

“没有关系，疼一阵儿就过去了！”小金说着，睁开眼，他看到木力头上直冒汗，知道木力也很紧张。

木力放下剪子，出了一口长气，拿起一块纱布给小金擦了擦汗，又给自己擦了擦汗，然后安慰小金说：“小金，以后再换药，就不会这么疼了。”

“嗯！”小金应着，这时，前几天曾出现过的那个想法，又重新出现在脑海。他想：木力这个面貌，怎么这么熟呢？他太像一个人了！小金上下打量了一下木力，又摇了摇头。心想：不对，那人是个大姑娘，可木力却是个小伙子呀！

木力发现小金也正注意着自己，也觉得这个小旗兵挺面熟，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

小金的伤慢慢好起来，可是李团长的伤却愈来愈重，伤口发炎，化了脓，还发起烧来。

小金问木力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团长的伤怎么越治越厉害？”

木力沮丧地说：“打伤他的是一颗土枪铅头子弹，打得很深，埋在肋下。不把它取出来，是不会彻底好的。”小金急切地说：“那就取出来吧！”

木力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，说：“我又不会做手术，又没有麻醉药，怎么能取出来呢？”

李团长痛得大汗淋漓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他吃不香，睡不稳，非常痛苦。小金和木力急得团团转。为了给团长降温，他俩用毛巾给他做冷敷，用纱布蘸酒精给他擦身体，都不起作用，可一时又没有消炎退烧的药品。

“小旗兵，请你帮着给李团长换冷毛巾，给他多喝水，我得赶快出去给他找草药。”木力说。

“好，你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”小金答应着。

木力急匆匆地背上挎包就走了。这些天，木力利用在巡诊的时候，沿途发现了一些草药，早做好了在药品供不上的时候，用草药治伤的准备。

过了吃顿饭的工夫，木力回来了，脸和手上划了许多血痕，挎包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草药。小木向房东借了秤，把采回的草药称出几样，洗净切碎，用砂锅熬好，端了过来。

李团长喝过草药以后，慢慢地安静下来，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早，李团长的体温降了下来，但仍有低烧。

木力正在点火，小金过来问：“还要熬药哇？”“是呀，现在团长开始退烧了，再给他喝两副药，消消炎。”木力边说，边把草药装进砂锅。

“让我来熬吧！”小金抢过砂锅说：“你赶快去休息一下，这两天你太辛苦了。”

小金给李团长熬好药，又招呼他把药服下，李团长的烧慢慢退了。晚上，木力给他排了脓，换了药，疼痛也减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伤口的炎症也开始消了，看到李团长的伤势好转，刘大娘一家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了下来。刘大娘高兴地对木力说：“真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还能妙手回春，不简单

咧!”

短短的几天里，小金、团长、木力和刘大娘一家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当时红军的伤员，通常分散在许多村子里，红军中的卫生员总要到几个村去巡回治疗，木力也不例外，要经常到离驻地十几里外的村子去巡诊。

有时木力外出巡诊回来晚了，小金担心出事，经常挂着受伤的胳膊到村外去张望，直到木力的身影出现，他才回去。

一天，天很晚了，木力还没有回来，小金又来到半山坡，向木力回来的方向张望。当木力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出现时，小金迎了上去，说：“今天怎么又回来这么晚？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？”

木力笑着反问他：“你不在家养伤，跑到这儿来干嘛？”

“我看你老不回来，不放心哪！”小金搔着脑袋解释说。

“咳，我没事的，你可要小心啊，摔一跤就麻烦了。”木力关切地说，“走吧，快回去吧！”小金顺从地点了点头，跟着木力向村里走去。

让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！

一天上午，秀英从前面山坡上跑回来说：“有好多穿灰军装的人，从沟底下路过，向枣树坪方向去了！”

“小金，你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？”李团长着急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说。

“好，我马上去！”小金跟着小姑娘，迅速跑到山坡上隐